

又池
集莉

[修订版]

你是一条河

NISHIYITIAOHE

池莉 著

CHILI ZHU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池
集莉

[修订版]

你是一条河

NISHIYITIAOHE

池莉 著
CHILI ZHU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一条河/池莉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 7-5399-2358-X

I. 你... II. 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434 号

书 名 你是一条河
著 者 池 莉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石 松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58-X/I·2231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一、《池莉文集》初版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版时为四卷，包括《紫陌红尘》、《一冬无雪》、《细腰》、《真实的日子》等。一九九八年八月，出版五、六卷《午夜起舞》和《致无尽岁月》。二〇〇〇年十月，出版第七卷《惊世之作》。六年时间共出版七卷，基本收录了池莉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

二、《池莉文集》出版以来，先后印刷十多次，发行近十万套（还不包括大量形形色色的盗版），深受读者欢迎。

三、鉴于初版《池莉文集》内容、体例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尤其作者二〇〇〇年以后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未能收入，我们决定出版一套新版《池莉文集》，以满足新世纪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

四、这套文集为修订版，每篇作品都经过池莉认真修订，是目前池莉作品最具权威的版本，也是收录其作品最全面的一个版本，囊括作者主要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将按计划分类出版。

五、此次出版的是《池莉文集》中篇小说系列，共六卷。与初版文集相比，我们在开本、纸张、封面等诸多方面都做了许多改进，更便于读者和研究者阅读收藏。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

目 录

1	你是一条河
94	预谋杀人
152	凝眸
206	乌鸦之歌

你是一条河

1

那夜月色微黄。就在辣辣从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出来，踏上麻石路面大街的一瞬间，大街对面的好义茶楼轰然倒塌。大地在颤抖，一股巨大的烟尘在喧嚣声中冲天而起。透过鼠窜的人们和飞舞的楼房木板，辣辣看见她丈夫仿佛自天而降，坠落在大堂中央那口沸腾的开水锅中，像一条大鱼泼刺泼刺一阵乱翻，紧接着烈焰便吞没了这幢百年茶楼。

辣辣纵身冲向火海，蒋绣金抱住了她的双脚。

以沙哑嗓音演唱天沔花鼓尤其是悲调而蜚声江汉平原的女演员蒋绣金，蓬头垢脸躺在瓦砾中，一双戏子特有的多情媚眼哀哀地望着辣辣。

辣辣愤怒地喊道：“你这个小婊子！还我丈夫！”

蒋绣金死不松手，说：“去不得啊，嫂子。”

辣辣一边嚎叫一边奋力抽脚，结果跌倒在蒋绣金身上。两个女人扭抱着，翻滚在大街上，一脉鲜红的血流从她们身下淌出

来，缓缓地在麻石路面上洒散开去。

沔水镇的居民被这桩奇祸震惊了，竟然有好一刻，人们只能呆呆地望着。直到见多识广的糖模匠孙糖模发了一声呐喊，大伙儿才一齐冲了上去。

辣辣在三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那时候辣辣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得屋，十三岁。最小的是一对花生双胞胎，男孩福子和女孩贵子，刚刚满了两周岁。而她肚子里还怀着四个半月的身孕。当身强力壮的王贤木在世的时候，辣辣从来没有想过节育的问题，她认为只有做姨子的才不愿生养孩子。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凌晨，沔水镇热心快肠的居民将三十岁的孕妇辣辣从好义茶楼的废墟里抬回了家，她一看见七张哭哭泣泣嗷嗷待哺的小嘴便又晕死过去了。

辣辣再度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趁满屋人一片忙乱办丧事，她偷偷溜出后门，爬上襄河大堤，闲逛一般地踱到码头上，待四周无人，便掀起衣襟蒙住自己的脸面，一头扎进了襄河。

岂不知辣辣的三女儿冬儿是个极有心窍的女孩子，她始终暗暗注视着母亲的行动。当辣辣吃力地爬上襄河大堤的时候，冬儿赶紧告诉了叔叔王贤良。如果不是高度近视的王贤良在堤坡上与一头驴子相撞，辣辣根本就不可能跳下水。尽管晚了一步，王贤良还是比较顺利地从小漩涡里救出了嫂子。

在沔水师范附属小学教书的王贤良，对伏在他背上湿漉漉的嫂子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呵！”

辣辣没有答理小叔子文绉绉的安慰，狠命捶了一下自己的

脑袋，嚎啕大哭起来。

关在房间擦身子换衣服的时候，辣辣看见了自己肚脐上方的一粒红痣。她激灵了一下，想起了十四年前相面先生指着她这颗红痣说的一句谶言：水深火热呵——你将来的丈夫一定要格外当心！

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谶言今朝居然灵验了。这不就是吗？那么多人在二楼听戏，惟独王贤木一个人掉进了开水锅随即又被烈火烤干——这不就是水深火热吗？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辣辣被命运力量的显示震慑住了。她陷入梦一般紊乱的沉思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只穿进了一只袖子；在昏暗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汉口上来的客轮发出呜呜的长鸣。

自清朝光绪二十一年开始，日本三井洋行将第一艘收购鲜茧的洋船开进沔水镇，之后每天夜晚十一点半就有一班轮船靠码头。九十五年来，世道沧海桑田，轮船几易其主，但是这艘轮船始终按时准点到达，到达时的鸣笛就成了沔水镇居民的报时钟。一般家庭都是在汽笛响过之后熄灯睡觉。王贤良被汽笛声从繁忙中惊醒，深夜十一点半啦，又有几个小时没有看见嫂子的踪影了。王贤良急切地撞开了房门，辣辣“哎呀”一声如梦初醒，手忙脚乱掩住了裸露的胸怀。

当清晨的浓雾笼罩着整个沔水镇的时候，辣辣在天主教堂附近的零落人家中寻找相面先生的屋子。十四年前是姥姥将她哄骗来的，十六岁的辣辣正和王贤木等一伙男青年在扭翻身秧歌，腰上还系着腰鼓，那个面皮青白的相面先生冰凉的长指甲触到她肚皮，她痒得咯咯直笑。

“这是迷信。”她说。姥姥啪地打她一巴掌，说：“快别瞎说，到时候吃了苦头你就笑不出来了。”

由于毫不在乎，辣辣根本没有记忆相面先生的家，只是途中经过了爬满葱绿的爬墙虎的天主教堂，辣辣才留下一个大概印象。解放以后，天主教堂改为沔水镇第一中学，逐渐地，爬墙虎就枯萎了。见不到那葱绿的爬墙虎，辣辣差不多要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幸好一个早起的老婆子却告诉她没错，从前的相面先生就是居住在这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政府一枪崩了。

“为什么？”辣辣非常吃惊。

“说是他散布了一些反动话，什么台湾要反攻大陆——”老婆子在慢吞吞说话的同时观察了辣辣。正当辣辣满脸失望不无遗憾地离开，老婆子说：“大姐啊，我们这里还有神仙呢。我就知道你的亲人还没走远，你是不是想和他说话？”

辣辣知道她遇上灵姑了。在古老又广袤的江汉平原，千百年来巫风盛行，民间到处有神仙。辣辣一把攥住老婆子的手，说：“让我和我丈夫说说话，求您了老神仙。”

老太婆将辣辣让进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她们坐下。一会儿，老太婆就变成了灵姑。老婆子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慈祥的神态骤然变得冷淡，这就是召来了王贤木的亡灵，“他来了。”

辣辣叫了声：“贤木，我的夫哇！是你来了吗？”

灵姑的腹部立刻发出了王贤木的声音：是我！是我！

辣辣大惊，一膝跪倒在灵姑的面前，哭叫道：“贤木！你怎么能够撇下我和孩子们啊！你叫我怎么活啊！你等着我，我很快就来了。”

王贤木的亡灵便呜呜痛哭起来，说：“你不要这样啊！我是阳寿尽了，没有办法啊！你还年轻，孩子们不能没有娘啊！”

夫妻俩隔着灵姑的肚皮，哭诉了好一场生离死别的衷肠。亡灵由于悲痛过度说得含糊不清的话语全部都由灵姑翻译。王贤木的亡灵再三叮嘱辣辣千万不可轻生，要多多保重。人死不

能复生，阳寿都是天定的。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擦干你的泪，我的妻啊！你只要把我的一群儿女抚养成人，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忽然，灵姑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说：“时间到了，阎王召他呢。”

辣辣一迭声呼叫：“等等！等等！”

亡灵却叽哩咕噜飞快说着告别的话，好像被谁带走了。灵姑又是一个长长的呵欠，用她枯藤般的手抹了两把脸，慈祥的原貌就恢复了。慈祥的老太婆执了辣辣的手，转告亡灵临别的最后几句话，说：“他说你还这么年轻，人又生得好，若有合适的就嫁了吧，只要待儿女们好就行。”

老太婆说：“大姐啊，你丈夫真是通情达理，好多女人来我这里和丈夫说话，都管束得严着呢，死活不让改嫁哩。依我老婆子看呢，倒是不能轻易再嫁，怕苦了他的孩子们，寡是守得苦，可也守得出女人的志气。”

辣辣舒出了积郁在胸的生生作疼的闷气，说：“是啊老神仙。”

老太婆说：“好了。回家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古今只有一个理，明白了就行了：天要你死你不得不死，天要你活你不得不活。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的大限到了让他走吧。从此你好好做你的事情，尽你的责任。明白了吗？”

辣辣明白了。

老太婆说：“明白了就好。况且只要你们夫妻想说话，你可以随时过来，当然要秘密的，莫让政府知道了。”

最后，辣辣付了老太婆五毛钱。出门时大雾正在消散，阳光亮堂堂的，辣辣感到人轻松多了。

辣辣终于迈出了她的房门。她梳理好了头发，穿了一身素净衣服，用一条手帕扎在额头上以制止那难以忍受的头痛。

她问小叔子：“得屋他们还好吧？都吃饱饭了吗？”

在得到了王贤良肯定的答复以后，她点点头，自己也去吃了饭，喝了茶，上了厕所。然后取出针线箩，逐个为七个孩子的鞋面缝上了带孝的白棉布。

2

一九六四年的沔水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镇子。王贤木的惨死轰动了全镇，居民们无不唏嘘。他们扶老携幼来看望辣辣及其孩子，有钱捐钱，有物捐物，有力出力。辣辣领着七个孩子，在大门口站成横排，不住地向人们作揖磕头。

短短三天，众人的集资就足以办上一个排场的丧事了。于是，大门口场子上扯起了油布大篷，垒起了两口大灶，餐馆主动借过来的桌子条凳满满当当地摆开来。灶上高耸的蒸笼里开始腾腾地冒着热气。义务帮厨的人们为前来吊丧的来宾终日开着流水席，荤素菜肴的香气不间断地钻进沔水镇的大街小巷。辣辣家的大门上贴出了蓝底白字的白喜事对联，王贤良的毛笔字引来许多文化人的观看与赞赏。街坊邻居的小孩子们窜来窜去东放一个炮西放一挂鞭，把热闹传到了千家万户，四里八乡。与王家沾亲带故的人们陆续赶来，觉得不向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寡妇表示一点意思，良心都无法安宁。

后来辣辣一直都觉得非常庆幸的是，那时候火葬还没有在沔水镇推广，王贤木虽然尸首不全却睡上了一副上好的柏木棺材，因此安然入土。

出葬那天，送葬队伍走了大街。那天天空晴朗，略微干冷。愈显得红缎子棺罩色彩斑斓，富贵堂皇。辣辣率领众儿女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哭声震天。码头工会的铜管乐队全体出动，为本队失去一名优秀的小号手长久地吹奏民间哀乐。当送葬队伍经过好义茶楼原址的时候，蒋绣金披麻戴孝前来奔丧，全然不顾鞭炮烧灼了她的衣服。蒋绣金选择这种方式不是为了出风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辣辣才不好意思母老虎一般地驱逐她。

这一天，沔水镇万人空巷，居民们挤在大街两边引颈观看，啧啧连声地夸奖辣辣一个寡妇人家，居然把丈夫的丧事办得如此热闹堂皇。人们认为，从王贤木角度来说，一个人死了能有这样的送终也就死得值了。

下葬回来，有十五桌冥席等待着客人们。辣辣端坐在堂屋里，守着丈夫的灵位。场子上吃酒的人们逐渐地热闹了起来。七个孩子也都吃得红光满面。辣辣看着这副场面，心里明白，她的丈夫是彻底地走了。事情办完了。接下来，该清清场子。该归还餐馆的家伙了。

铜管乐队的乐手们清一色是五大三粗的码头工人，他们吃完了酒，不敢直接向辣辣告辞，生怕双方又触景生情。于是就在大门口吹奏了几支意气风发的曲子，意在鼓舞王贤木的未亡人。他们推开堆着残羹剩酒的桌子，在满是肉骨头鱼刺的地上迈着进行曲的步伐走来走去，吹奏了《志愿军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乐曲终了，辣辣走出堂屋，倚靠着门框，向大伙露出了她丈夫死后的第一个微笑以表示她深深的谢意。

因为手里还有办丧事剩余的几十块钱，没有丈夫的日子很

快就适应了。冬天已经到来，辣辣赶紧给七个孩子拆旧缝新，准备过冬的棉衣。

镇民政局的一个干部，由居委会组长陪同，家访辣辣，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工作？参加工作成为国家职工几乎是所有人都期盼的好事。

辣辣却没有冲昏头脑，她反问：“假使参加的话，每月薪水多少？”

干部详细地给她介绍了工厂的情况。由于辣辣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技术，按规矩就是从青工做起，当然薪水也只能从最低的等级开始。

辣辣说：“我是一个寡妇人家，能照顾照顾不从青工做起吗？”

干部笑了，说：“学技术的级别是任何人都不能跳跃的。”

辣辣也笑了，“那我不参加。”

干部很负责地说：“你不参加工作以后怎么生活？”

辣辣说：“嗨，在沔水镇，只要勤快还能饿死？”

沔水镇的确是一方饿不死人的土地，它靠着襄河大码头，卖给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原料，卖给苏杭人蚕茧，卖莲米，卖麻，卖竹篾器，卖芦席。买卖是商人的事情，加工活可就是全镇居民的事情了。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家庭型的加工作坊，在沔水镇就已经十分普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商业经营和工厂作坊，都收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不再允许私人参与。但是沔水镇就是沔水镇，如果沔水镇的丰富物产不经过初步加工然后再提供给国家工厂和商店，那么问题就太大了。因此，沔水镇的家庭加工依然继续存在着，政府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会给予一些支持。因此辣辣就不稀罕成为国家职工了。

辣辣选择了三种加工活：剁莲子，搓麻绳，拣猪毛。这些加工活都是一种类型：将粗糙的半成品加工成精细一些的半成品。多做多得，按劳付酬。

得屋、艳春放学回家，一见地上堆着几十斤莲子、两担麻和一大筐猪毛就叫了起来：“啊！见了鬼！”

辣辣噘嘴一人给了一巴掌，说：“都听着，谁不愿做活谁就别吃饭。”

冬儿说：“妈，我们会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冬儿还是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袄。在冬儿的带头作用下，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听候母亲分派活计。

剁莲子是艳春和冬儿的事情。这活路需要灵巧的手指和一定的智慧，加上还需使用锋利的莲刀，太小的孩子成不了事。搓麻绳比较简单，但是需要手掌有劲，男孩子得屋自然就是干这个了。老四社员六岁半，他必须带领四岁多的老五咬金一起工作，这两个调皮男孩的工作就是拣猪毛。他们要将一把一把的杂色猪毛撒在桌子上，用镊子分门别类将白色、黑色和黄色归档。这工作有一点类似于游戏了，辣辣觉得对于社员和咬金来说没有任何坏处，又做了游戏又赚了钱，一举两得。可她没料到的是，四岁多的咬金居然还认不清黑白黄三种颜色，这使她非常吃惊和恼火，拧住这小男孩的耳朵，教了至少几十次，最后总算教会了。

活路一旦分配停当，艳春抢先拣了一把小巧玲珑的莲刀，将笨重的刀留给了妹妹冬儿，还背着母亲的面，掐紫了冬儿的腮帮，说：“我们会做的！我们会做的！你这个讨好卖乖的小婊子。”

得屋趁艳春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征求冬儿的意见，问她是否要他替她向艳春报仇？冬儿坚决地摇头谢绝。而艳春却已经在

外面偷听到了，过来便向得屋大打出手。得屋虽是兄长，却远不如艳春凶蛮，到底又是男孩子，力气大，两人厮打得难解难分。辣辣见状，二话不说，端过一脸盆凉水，当头泼在两个孩子身上，成功地镇压了这场斗殴。辣辣以冬儿为榜样，给每个孩子的活计下了定量：得屋每日搓五十尺麻绳；艳春每日剁六升莲米——清早一升之后去上学，放午学回家剁两升后吃饭，晚饭后剁三升才准许写作业。冬儿的定量可以比艳春稍少，但她必须时刻照料最小的双胞胎福子和贵子。

辣辣是总工头，也是勤劳的表率，她一刻不停地劳动着，还时不时地在孩子们耳边大声提醒：“要保质保量啊！质量不行是要罚跪和饿饭的啊！”

万事开头难。头十来天终于熬过去了。得屋一手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艳春和冬儿割伤的手指头也渐渐愈合，除了社员和咬金两个小家伙懵懵懂懂需要经常敲打之外，三个大孩子只是有点钩心斗角。人大了就会钩心斗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辣辣才懒得管他们呢，只要他们出得了活计就好。

日子一长，送交了一批货，钱就拿回来了。莲米的破碎率比厂家的标准要低得多，再加上在送货之前，辣辣往莲米里喷了一杯水，因此斤两就足够了，足够到辣辣还可以扣留一升莲米，当然她扣留的都是最完整无损的饱满莲米。

每当拿了钱，辣辣就买一整根猪的脊椎骨煨一大砂罐汤，让全家都饱喝一顿沔水镇的传统名汤——龙骨汤。每两月一次的喝汤吃肉极大地促进了孩子们干活的积极性。良性循环很快就形成了。

只要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辣辣就吹熄煤油灯，率领孩子们搬着家伙到大门口做活，一直做到襄河上的轮船到岸。

从邻家屋顶那深绿色瓦松里升起的月亮，静夜中的笃的笃剥莲子的声音，那讲不完的可怖的鬼故事，那困乏里面夹杂着的母亲粗鲁催促与呵斥，手腕永远的酸痛和对轮船汽笛声暗暗的热切的期待——这便是辣辣的五个孩子共同而特有的童年记忆。

3

平静的守寡生活只过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的夜半三更，辣辣的窗户被神秘地敲响。头几个夜晚，辣辣根本不予理睬，她以为只要她不理睬对方就会灰心的。可是敲窗人非但没有灰心，反而夜夜都来，越来越响。

辣辣恼火地起了床。

“谁呀！敲什么敲？窗户都敲坏了！整条街都吵醒了！”

外面的人说：“没有办法呀，你睡得好死。”

辣辣听出是什么人了，说：“哦，是老李呀。有事吗？”

老李是镇里国营粮店的职工，平日老是穿一件四个口袋的中山服，打扮得像干部。辣辣做大姑娘的时候就在他手里买米，那时候他每次都用贼一样的眼睛偷瞥她。辣辣出嫁后再去买米，他就趁交接钱票的一刹那碰碰她的手。一九六一年大饥荒，沔水镇的居民饿得上襄河堤剥树皮吃的时候，老李给辣辣送来了十五斤大米和一棵包菜。辣辣怀里正抱着奄奄一息的咬金，可怜一周岁的孩子还没吃过一口米饭。辣辣笑笑，收下了礼物。老李以为王贤木不在家，正要动手，王贤木的声音从后门口传来：“辣辣，谁来了？”

辣辣说：“不相干的过路人。”

王贤木说：“干什么呢？”

“讨点饭吃。”辣辣飞快地把大米和包菜藏进床底下，急急推老李，要他赶紧离开。

老李说：“说个时候还我米袋子呀，说个时候还我米袋子呀。”

辣辣说：“今夜里襄河边上还你米袋子。”

后来，老李又偷偷送了两次大米。辣辣都是在深夜的襄河边还了他的米袋子。王贤木下了趟汉口，设法弄回了一担烂菜叶子和一些米面。辣辣就告诉老李说不要他再送了，家里有粮食了，孩子们饿不死了。老李以为他们已经有了肉体关系就当然可以嬉皮涎脸，说：

“我偏要送呢。”

辣辣说：“那你就送吧。还你米袋子的肯定是贤木。”

谁都知道辣辣绝对是一个说话算话敢作敢为的女人，老李果然就没敢再送任何食物过来。

辣辣怀孕以后，心里明白这孩子是老李的野种，就背地里寻了偏方打胎。别人一吃就灵的打胎药，偏偏辣辣吃了没有动静。急得她又去寻别的方子，试试还是没有动静。试到后来，胎儿没有堕下来，时间却无情地过去了。一对双胞胎就在辣辣不断喝各种打胎药的过程中成长落月了。

贵子两斤半，福子才两斤三两，合起来没人家一个婴儿重，生下来都睁着迷惘的眼睛但是不会哭，肤色就和中草药药汤的颜色同样酱黄。孩子满月后，老李几次三番到门前试试探探，辣辣瞅准他，当头泼了一盆双胞胎的洗尿布水。从此，老李便销声匿迹了。

尽管事情过去了三年，老李却还像昨天和辣辣睡过觉一样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对她讲话。男人一旦搞了某个女人好像就拥